



張國立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生  
江蘇省金壇縣人  
輔仁大學東方語文系畢業  
現職／  
中華日報記者

## 變化球

短篇小說佳作 張國立

### 一、這是不可能的事——

張宏彬不自覺的放下手中的棒球紀錄簿，兩眼直盯著投手板上那個瘦小的身軀，只見那個孩子緩緩彎下腰收起左腿，突然右手拉至身後很快的朝前畫出一個三十度的圓弧，小胖的捕手手套傳出輕脆的一聲「波」。

這是不可能的事，張宏彬已許久未見過這麼成熟又有韻律的動作。瘦小的投手直起腰，右手舉起球帽傻乎乎的直向小胖笑。

那是陳家東，「阿東，把球具收一下送到置材室去」，在記憶裡，陳家東只是一名五年級的預備球員，練習時他總十分笨拙的去接高飛球，却很少接到過，除了在場邊幫忙撿球及練習後將球具送去置材室之外，張宏彬實在想不起眼前這個相當陌生的孩子有任何足以寫在記錄冊中的表現。

莫非當初自己看走了眼？或是兩個多月的暑假竟有如此大的進步？

從踏上投手板開始，舉球、彎腰、拉臂、出腿，張宏彬不得不承認，這不是一個普通少棒投手能有的動作，也許是天生高手吧。

林老師也注意到了，不知什麼時候他已停止了方才仍噴著唾沫的長篇大論，也直盯著陳家東。

「張老師，怎麼不知道你有這麼好的投手。」  
張宏彬乾笑了兩聲做為回答。

又是一支快速球飛來，小胖脫下手套，右手緊握著左手手腕搖著左手掌，似乎很痛苦的模式。

「要不要去看看，小胖好像受傷了。」

張宏彬把正要站起身的林老師又拉回石椅上，「不用擔心，不是受傷，小胖也該試著去接快速球了，不能只有投手而沒有捕手呀。」

說完話張宏彬才醒悟到，他居然已經完全接受了這個事實，阿東確是一名天生高手，可是，這不太可能啊。大同國小少棒隊的成立已有三年多，三年之中一共輸了二十場球，平均一年幾乎輸了七場，而他們一年也頂多打七場球，最初純粹是因為興趣，張宏彬才在放學後自願兼起球隊的教練，可是一年又一年的失敗，他的興趣已剩下沒多少了，有時候他甚至同意大多數人的看法，這支球隊實在沒有繼續維持下去的必要，但有時候他又會慶幸家長會會長的兩個兒子正好先後進了棒球隊，才使球隊不致因為缺乏經費而解散。

人是矛盾的，絕對是。或許真如麗娟所說的，自己當年沒有打到全國代表權，不能到美國去爭世界冠軍，如今把那還不肯醒的夢又寄託在孩子身上，雖然明知這支球隊不可能有什麼成就，但終歸還是個夢吧。

「張老師，你怎麼訓練出這個投手的，低肩投球，這可是最費力，最需要技巧的一種投法呀。」

張宏彬沒有回答，他站起身走到本壘板後方拍拍小胖的肩膀：

「小胖，讓我來。」

一枚小小的白球貼著地面快速的撲來，「波」，那是一種鋒利而又刺激的灸痛。

## 二、會是他？

不可能的，一路上張宏彬想了許久，從現役的甲組球員算起，再按陳家東的年齡推算到過去少棒、青少棒、青棒的出色投手，沒有一個像是陳家東口中所說的那個「利害的投手爸爸」。

陳瑞明？完全陌生的名字，從來沒聽說過，翻開厚厚的三級棒球發展史，也找不到這個名字，那麼又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二個多月內訓練出阿東這樣的投手？

許多陰暗的小巷弄與低矮的屋簷組成這個古老的社區，張宏彬拿著地址對著每一家的門牌，却始終找不到自己要的號碼，直到穿過一處大雜院的後門，他才收起手中寫著地址的紙片，在一排雜亂的平房前，張宏彬伸手輕扣其中一扇斑駁的褐色木門。

開門的正是阿東，看見張宏彬，阿東却立刻轉身就跑，反而把張宏彬給嚇了一跳。

「阿東，陳家東。」

推門進去，陳家東怯生生的蹲在門後一把高腳圓板凳上。

「陳家東，怎麼看見老師就跑，放心，不是你做錯了什麼，老師只是來做家庭訪問。」

屋子沒有窗戶，也沒亮燈，除了門前灑進來的一片光線之外，室內就全籠罩灰茫之中，什麼也看不清楚。

張宏彬拍拍陳家東的頭說：

「爸爸媽媽不在家？」

陳家東縮著頭想躲開張宏彬的手，什麼也沒回答。

忽然屋角傳出沙啞的聲音：

「阿東，你進去，老師是來找我的。」

張宏彬這才注意到，在屋子一角的神案下有一張方形的桌子，一個相當魁武的人正背對著門坐在桌旁。

「阿東，你聽到沒，進去。」

陳家東一溜煙的從椅子上滑下來，鑽進桌旁的一塊布簾裡去。

「請坐，老師。」

這倒是第一回遇著這麼陰陽怪氣的家長，看看四周，除非坐到神案下的那張桌子旁，就只有門後這張高腳圓凳了。

「陳先生吧，我是陳家東的老師，也是棒球隊的教練——」

「張宏彬老師對不對？」

大概陳家東在家裡提起過，不過眼前的這個背影如此直接了當的截斷話題，倒令張宏彬不知該怎麼接下去才是。

「你是來做一般性的家庭訪問呢？還是想看看阿東的快速球是誰教的？」

張宏彬還沒準備好，却見那個魁偉的背影已站起來，慢慢轉過身子，微弱的光線裡只見一雙睜圓的眼睛直瞪過來。

「記得我嗎？阿彬，你應該不會忘記我。」

二、怎麼忘得了？

回到宿舍，張宏彬便躺在床上，他沒有吃晚飯，也沒有開燈，黑暗裡他仍睜著兩眼。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全國青棒選拔賽的最後一場決賽，打到十一局雙方一比一，十二局上半的兩支安打攻下一分，張宏彬以為勝利就到手了，誰知下半局兩出局兩人在壘，一支又高又遠的高飛球，張宏彬拼命的跑去接，球落入手套，人也跟著滑倒，贏了，贏了，張宏彬却忘了握緊手套，球滾了出去，慢慢的移動在外野的草地上。

勝利與失敗就決定在那剎那之間，三年的努力就為了那一球，誰知自己竟未把握住。

張宏彬是懊喪與痛苦的，但有人却是憤怒，而且那麼的激動，有的隊友低頭擲下手套，沒有說話，也沒看張宏彬，有的則揮舞著雙拳，將一切最骯髒的字眼拋來，張宏彬跪在草地上，腦袋裡一片空白，直到右頰一陣疼痛

才使他醒過來，許多人抱著一個咬著牙、揮著拳，一個卻想衝上來的隊友。

那是陳瑞明，不過那時他叫林瑞明，隊裡的當家投手，張宏彬記得每天下午大家都回家了，只有明仔拖著捕手仍拼命的練投，那天的比賽便是明仔一個人投了十一又三分之二局，其實明仔可以投完十二局，成為最有價值的勝利投手，可是那一球卻從張宏彬的手套裡滾了出去。

他是應該讓明仔痛痛快快的打幾拳，每個隊友都有資格揍他，若不是那一球，大家都可以到美國拼世界冠軍，都可以獲得保送升學，都可以領獎金、上報紙，成為英雄人物。

一切都是張宏彬的錯。

但，但是他沒有道理為那一球措一輩子的罪過呀！

明仔冷冷的對他說：

「阿彬，阿東是我訓練出來的，你應該早就知道，雖然我又姓回了我阿爸的姓，可是你還是該看出來，那種低肩投球只有我投得出來。阿彬，你欠我一個世界冠軍，現在我要你還給我，阿東不會再去練球了，沒有阿東，你只會再繼續輸下去。你欠的，你要還。」

張宏彬本來想說這是不公平的，球輸了，他比任何人都痛苦，他難道不想贏？為此他甚至不再打棒球，在南陽街陰暗的角落裡苦苦區了一整年，把三年的書用一年的時間補回來，外加一個永遠拋不掉的胃痛包袱。

為了那一球，他阿彬不是沒措過十字架，但是看著明仔手裡的酒瓶，那一臉的鬍渣子，他沒有再說什麼。

五千多個日出日落，仇恨卻依然深刻的刻在明仔臉上，火發燃燒在那對赤紅的眼裡，報仇的意念也竟深植在米酒瓶底十幾年，也許這有些不可思議，可是想想，明仔在那場幾乎投不完的比赛裡失掉了信心，希望與一隻綽號叫「魔手」的手臂。保送升學成了畫餅，不會有人肯出錢幫明仔醫治那該死的「投手肘」。

進入大學的那年，張宏彬偶而聽到明仔的消息，入伍服役分到陸軍隊，却只留了三個月便被趕回部隊，張宏彬還以為真是酗酒毀了明仔，誰知竟是因為那治不好的「投手肘」。

如果不是為了那一場比賽，明仔不必豁出性命似的投下去，如果不是為了那一球漏接，明仔可以有機會醫治那隻手臂，可是明仔什麼機會也沒有，張宏彬問著自己，該不該為明仔的不幸負責呢？

這不是張宏彬回答得了問題，他除了棒球之外，尋找到了一條退路，而明仔卻沒找到，連找也沒找，他把未來的一切全砸在棒球這一注上。

確是不公平，張宏彬沒有道理一輩子揹負著這筆債，明仔又為什麼要為那一球付出一切？

明仔有權利怨恨，張宏彬想不到人復仇的意志會如此強烈，以兩個多月的時間不分晴天、雨天將兒子訓練成出色的投手，為的只是對自己說那一句話，那是復仇？但對年幼的阿東又何嘗公平？畢竟那是明仔的兒子，為了復仇將兒子也押上？

黑暗竟然也是有色彩的，也有生物生在黑暗之中，張宏彬依稀看見漆黑的屋裡有許多微小的生物在跳動，

從窗前的星光跳進黑暗裡又跳至窗外。

#### 四、沒有了阿東……

球隊仍必須訓練下去，球賽也必須打下去，張宏彬看著投手板上無助的目鏡，他連打暗號過去給投手的力量也沒有，就讓目鏡自己決定吧，只希望球賽早點結束。

林老師在一旁又喃喃自語：

「這不是比賽，這是屠殺。」

過去球隊一直由張宏彬負責，沒有人對一支總是輸球的隊伍有興趣，林老師才分發來學校不久，音樂課和吹橫笛之外，居然也喜歡棒球，既然有人自願來幫忙，張宏彬當然求之不得，可是總讓林老師嚐被屠殺的滋味，張宏彬實在過意不去，他不只一次的對林老師說：

「你以前打過棒球沒有？沒有。你懂不懂棒球？不懂。那又何苦來淌這混水。」

林老師回答的很妙：

「就是因為我沒打過棒球，不懂棒球，所以現在有一支球隊讓我參予，怎麼能放棄。老張，我和你一樣，也喜歡棒球，這點你可不能否認吧，誰知道，說不定那天我們也打到世界冠軍，讓我也能做這個夢的機會吧。」

老天，怎麼又會有個瘋子，這支球隊裡的每一個人都是瘋子，世界冠軍？你們看看，仔仔細細的看，這像是夢？根本是幻想。

三局打完，目鏡低著頭走向球員休息室，小胖把面罩扔在本壘板上，雙手叉著腰氣虎虎的盯著計分板。十七比零，三局就十七比零，也好，早點收拾回去，明天還得上課。

中華杯棒球賽，只打了兩天就給淘汰，這還得拜第一場的對手恩惠，要不是他們棄權，怎麼會有第二場可打，林老師說的，起碼今年少輸一場，也許吧！

在場邊，張宏彬計算的不是怎麼贏球，他一再考慮是不是可以就此罷手了，他已經愈來愈沒勁，愈來愈想辭去這個義務教練的工作，起初他是為了興趣，現在則是忍受，雖然少棒原是打來玩的遊戲，可是這樣子輸下去，這遊戲是痛苦的。

球員們已收拾好球具準備回去了，林老師却向張宏彬擠擠眼睛：

「張大教練，如果我們有一個好投手是不是還會有一點希望。」

「那得是很好很好的投手。」

「像阿東？」

「是的，得像阿東。」

「那為什麼不把阿東找回來？」

張宏彬已經很不耐煩，夢也有醒的時候，他沒好氣的回答：

「我不是都跟你說了嗎？他爸爸恨不得殺了我，別做夢了。」

「你瞧。」

順著林老師的右手食指望過去，觀眾席的一個角落裡仍坐著一個未離去的孩子，正痴痴的望向這裡。那是陳家東。

張宏彬的心裡不禁又無奈的呻吟著：這是不公平的。

「如果我把阿東弄回來，你要怎麼謝我？」

「隨你。」

「好，我的要求也不多，替我值一學期的班，外加一頓牛排大餐，而且怎麼弄阿東回來你得全聽我的。」林老師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張宏彬看見林老師近視眼鏡片後的眼珠裡，正跳動著白色的光點。

## 五、大師，真有你的。

「不是老嫌我吹橫笛的聲音像貓叫，怎麼現在又稱我為大師了。」

張宏彬微笑的接受林老師任何的嘲諷，他的眼神落在操場盡頭的側門口，一大一小正搖搖晃晃的走進來，那是明仔和阿東，兩人都提著手套，張宏彬興奮的迎了上去，但明仔卻伸手擋住了他。

「阿彬仔，我們的賬還沒算清，別給我擺出那種彌勒佛模樣。我和林老師說好的，阿東來練球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全歸我教，你管你的球隊，我管我的兒子，除非比賽，各管各的。」

明仔用力將張宏彬推後了一大步，

「你欠我一個冠軍，阿彬仔，你最好記清楚。」

沒有理張宏彬，明仔帶著阿東到操場的一邊，父子倆一捕一投練習起來。林老師一臉無辜的走來，

「咱們當初可說好的，我只負責把阿東弄回來，現在回來了吧。」

「可是這不是辦法，他練他的，我們練我們的，這叫球隊？打棒球還是籃球的鬥牛。」

「學音樂的頭腦比較清晰，這很有道理，學體育的四肢發達，某些地方比較簡單也絕對是真理。放心，冠軍教練，先讓阿東回來再說，隔幾個禮拜以後，總得讓小胖和阿東配合，他爸爸可不能到比賽時下場當捕手，再下來是整隊練習比賽，不就又合在一起了嗎？再說，阿東他爸爸只有下午下工以後才有時間教阿東，早晨的練習他可管不着。」

張宏彬不能不服林老師的計謀，他也並不在乎明仔的霸道，只要阿東能再來打球也就該滿足了，這不僅是為了這支破破爛爛的球隊，也是為了阿東，印象裡，這個孩子平時幾乎都是呆呆怔怔的，只有拿起手套，站上投

手板，張宏彬才看得見孩子的另一面，那是張信心十足的笑臉。張宏彬想，至少對孩子，要是公平的才行，沒有人有權剝奪孩子打球的樂趣。

「我的牛排呢？」

「有，有，就今天晚上。」

張宏彬還是有些不明白，那天明仔那張給酒精釀紅的臉仍清楚的在眼前，復仇的意念能維持這麼久，難道也這麼容易被壓制下去？

「這就是學問了啦，」林老師得意的說：「不過和樂理、音律學扯不上關係，這是心理學。你打過棒球，讓我這麼問你，你忘不了棒球嗎？」

#### 六八、只要棒球繼續旋轉，

一切都順利，大同隊贏了成立以來的第一場球，雖然不過是場友誼賽，二比零，區區贏了兩分，却夠大人和孩子陶醉許久了。

張宏彬覺得自己在學校走起路來都有精神，和麗娟一起說話的聲音也大了。

「結婚？打完選拔賽再說。不錯，現在是非常時期，棒球第一，老婆只好暫時委屈排名第二了。」

瘋子？好吧，瘋子就瘋子，反正這棒球癡已經染上，治也治不好。

「你們這些小鬼敢偷看老師談戀愛？走，走，去練球去，這是限制級。」

連平常呆呆憨憨的小球員也活潑了起來，投手很重要，可是張宏彬沒想到一個好投手會對球隊有這麼大的影響，打擊率都比以前增強了不少，大概這就是士氣、希望吧，沒有人會喜歡輸球的。

輸球就像傳染病，張宏彬這可想通了，以前就是因為一直輸球，才會一路輸下去，把那一點點贏的欲望都給輸光。起先打完球還會檢討，連輸幾場，那還有檢討的心情，球員之間的談話裡根本沒有比賽。輸球真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疾病。

嚐到了勝利的滋味，不錯，張宏彬愉快的吹起口哨。

「怎麼，也音樂起來了。」

林老師千好萬好，就是那張自負得可以的嘴讓人沒辦法忍受。

「牛排都塞不了你那張嘴？」

「經消化系統排泄掉了。」

「校長怎麼說？」

張宏彬回頭一看，林老師居然穿著全新的運動服裝，不再是那件成年不換的白襯衫和那條盡是粉筆灰的灰色西褲。黃色運動服上綉著鮮紅的「大同」。

「偉大的教練，放心，用不著校長，家長會長自願捐給球隊一套全新的球衣，我身上的就是樣品。」

「哪，」林老師丟過來一份報紙，「你自己看。」

報上的體育版有一則不大不小的新聞：今年的全國選拔賽即將開始，在北區方面，仍以北投、東園、新竹諸隊最被看好，不過有一匹黑馬也不可忽視，那就是台北市西區的大同隊。

張宏彬的嘴可真笑開了，怎麼也想不到贏一場球竟有這麼大的效果。

「選拔賽快到了，有什麼計畫？」

「我早就想好，我們需要第二號投手，目鏡的進步很大，只要有打擊力做後盾，他應該不成問題。」

「這就是偉大教練的計畫？了不起，區區數字。」

「難道還得寫個萬言企畫書請大師過目？」

林老師沒有回答，一隻手套却飛了過來，正落在張宏彬腳前。

那是明仔。

「阿彬，不要贏了一場就昏了頭，沒有阿東你根本贏不了，而且給我記清楚，你還欠我一個世界冠軍，你必須要還。」

望著明仔離去的背影，張宏彬突然激動的站起身。

「你要做什麼，老張，別衝動。」

張宏彬揮著雙拳咬著牙說：

「現在開始，我決定戒煙。」

林老師不禁糊塗了起來，張宏彬站在垃圾筒前，把一包長壽揉成黃色的粉末。

## 七、要撐下去……

阿東非撐下去不可，現在才四局下半，林老師提來一桶冰水，讓阿東把手臂浸在水裡，明仔也正為他兒子按摩，還有兩局，必須撐下去。

勝利除了帶來喜悅之外，還有一連串令張宏彬慌了手脚的麻煩事，投手的調配就是一個大問題，領隊會議時東園隊堅持投手隔場不隔天，張宏彬還認為這個個不值得提的小事也討論半天，比賽開始以後才知道關係大了，連續幾天下雨，好不容易才放晴，比賽不能不加快脚步，昨天連戰兩場，要是投手隔天，今天那還有投手可用，張宏彬只有兩個投手，他根本沒時間訓練第三個哪。

原以來北區選拔賽會連輸幾場，沒想到五戰五勝，全校都陷入瘋狂狀態，這時也才知道球隊根本對勝利沒有



準備，兩個投手怎麼夠用？

以前不是問題的問題，如今真使張宏彬窮於應付，訓練第三號投手已經為時已晚，只有由阿東、目鏡輪流拼下去了。

計分牌上的燈亮著兩排整齊的「0」，如果再不先馳得點，這場關係晉級全國選拔賽的重要比賽，怕勝望愈來愈小，三壘指導區內的張宏彬不停做著短打的暗號，但短打也無濟於事，徒然在一壘前一被封殺。

二局起，阿東的右手臂便有些疼痛，張宏彬認為阿東太單薄了些，又連投兩天，當然會傷到手臂，林老師以為低肩投法原本就費力，阿東又老是投變化球，怎能不痛，因此最好是改由高肩投直球，免得手臂的疼痛會惡化。

唯獨明仔不這麼以為：

「他是我的兒子，我比你們清楚，阿東雖然體形單薄但韌性強，低肩投球會傷手臂？笑話，你們問問阿彬仔，當初我連投幾場，還不是撐下去，投手本來就要經過考驗，要不然怎麼會成為好投手。」

林老師一度主張更換投手，其他人不能投沒關係，大不了一個人投一局，明仔可大為光火。

「換投手？免談，這倒不是為了讓阿東多出點鋒頭，而是其他投手能封得住嗎？」

明仔說的很有道理，張宏彬心裡很清楚，其他投手一定會被打得滿地找球，為了勝利是不能換投的。

「阿彬仔，你還欠我一個冠軍，記得吧，現在是你還我的唯一機會，別亂出主意，誰要換投手我就揍誰，我負責阿東，你們想辦法得分就對了。」

是的，也唯有先搶下分數才能減輕投手及守備上的壓力。

第五局阿東有驚無險的撐下來，而五局下半就在張宏彬打算回休息區時，接連兩支安打，大同隊加油的呼喊聲震動了全場，球是圓的，張宏彬心裡直唸著：球是圓的。

局勢馬上扭轉回來，不穩的反而是對方投手，一次四壞球保送形成滿壘，張宏彬近乎瘋狂的在指導區內又跳又叫，這時顯得林老師要冷靜得多：

「老張，叫他們選球，小心選球哪！」

選球，對，要選球，再等一個四壞球。

球賽把心扭成麻花，把血液全凝聚在臉上，等，再等一個，終於等到了另一個四壞球，看著小胖與沖沖的慢慢從三壘跑回本壘，勝利的興奮使張宏彬幾乎要跳到半空中，可是突然間他冷靜下來，接著將是全國選拔賽和威廉波特，可能嗎？莫非夢果然有成真的時候？

阿東以三個三振徹底把勝利贏在手裡，家長、同學把休息室擠得滿滿，張宏彬只能用大笑來表達自己喜悅的心情，球員把阿東扛在肩上，連麗娟都突然出現。

「大教練，總算給你等到冠軍了。」

「冠軍？還早哪。」

「冠軍杯不就在你手裡。」

「還有全國冠軍——」

「和世界冠軍喔。」

以為林老師很沈穩，居然也會這麼興奮的插嘴進來，張宏彬心想，剎那間，這個世界真變了。

## 八、阿彬仔，你別暈了頭！

明仔進來丟下一句話就又走了，張宏彬從沒見陳瑞明笑過，贏得北區選拔賽的那天，明仔也只不過摸摸阿東的頭，對其他人依然是冷著一張臉，棒球對一個人的影響會這麼大？他聽說過去許多少棒球員長大了以後却有著不幸的遭遇，尤其是巨人隊陳銘晃出殯的那天，他和幾個以前的隊友在麵攤裡為那位強打者舉杯，誰會想到那麼好的一個球員最後會喪生在扁鑽下，這是一個令人迷惑的世界，或者世界冠軍真的沒什麼，但眼前的明仔又怎會為了那個冠軍消沉了十多年？

張宏彬從沒有見面明仔的老婆，聽說幾年前被明仔打跑了，老婆可以不要，兒子可以做為報復的工具，這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棒球會是樣好東西？誰敢給他一個明確的答案？萬一沒有贏到全國代表權，張宏彬相信明仔會給他一刀的。

面對即將來臨的全國選拔賽，張宏彬竟然不知該怎麼辦，勝利來得太早也太突然了，他必須要有更長的時間來適應這一環境，年少時打球就是打球，沒有贏到代表權只是失望與難過了一陣子而已，張宏彬並未像陳瑞明那樣的絕望，帶領少棒隊更純粹是興趣，雖然球場之外他也偶而會做做拿冠軍的夢，但一進球場夢就立即消失，事實讓他清醒。冠軍？不可能的，如果可能呢？這却是個從未想過的問題。

乾脆和麗娟結婚去，把球賽留給明仔和林老師？

這更不可能，張宏彬知道，他多需要一個冠軍，從小到大打棒球的最大心願，現在機會就在手裡，他不能放棄，不會有第二個機會了。

「咦，那不是從前隔壁的阿彬仔嗎？」

「是呀，他就是我們認識的張宏彬。」

冠軍代表著功成名就，紅葉隊、金龍隊，現在輪到張宏彬的大同隊了。而以後他也不必再每天守在黑板前，數著郵局存摺上像蝸牛般爬行的數字，他可以擁有一切。

## 九、該不該換投手了呢？

張宏彬向主審叫了暫停，進場把阿東、小胖叫到面前，阿東臉色發白，額頭上冒的是冷汗，他先問了一下小

胖，所得的答覆是無可不可的聳聳肩，再問阿東，這個不喜歡說話而又羞怯的孩子則是咬著嘴唇一個勁的點頭。六局結束，雙方零比零，大同隊四勝一負，台南隊五勝零負，代表權就決定在這最後一役，誰知竟會是這麼一場氣壓如此低的投手戰，場邊的加油聲沒有停過，台南隊的投手是個一六八公分的小大人，球速快而有勁，下墜球尤其令大同隊頭痛，六局裡只打出了一支安打，能保住江山的本錢就是守備，而百分之九十的守備就在投手阿東的身上。

延長賽一開始阿東就顯得不穩，連投了七支壞球，張宏彬知道北區選拔賽以後，阿東的右手疼痛一直沒停過，又沒時間做徹底檢查便來到了台南，賽前明仔還帶阿東去扎過針灸，似乎效果不大，四局起張宏彬便發現阿東握球的手有點發抖，目鏡及左手仔昨天都上場投過，張宏彬手上現在是無牌可出，除非不計較輸贏，才有換投手的勇氣，即使如此張宏彬還是問問阿東，這樣或許可以使他的心理好過一點，他沒有權利讓阿東咬著牙拼下去。幸好是一記雙殺，有驚無險的渡過了第七局，張宏彬和林老師、明仔圍在休息室的一角，比賽若繼續延長下去，他們必須有充份的準備。

張宏彬把阿東的狀況簡單的說了一遍，林老師搖著頭說：

「我們一定得換投手，台南隊太強了，我們只靠一個阿東，怕撐也撐不了多久，何不賭賭運氣，不能讓阿東傷了手臂終身遺憾，我們做老師的怎麼對得起他。」

明仔不同意，他說：

「天色已經黑了，頂多打到第九局就得停賽，明天再接再打，阿東就不能下場主投，幹，台南人要隔天又隔場，完全是衝著我們來的，你們都看得出来，台南的另一個投手不比這個差，我們的目鏡不是對手，所以打完九局不能贏，明天也只有輸的份，乾脆拼下去。」

「虧你還是阿東的爸爸，你不怕你兒子和你一樣，投手肘，再也投不好球。」林老師氣憤的大罵，「張老師，你是教練，你說。」

說？張宏彬該說什麼？他不想輸却也不想害了阿東，明仔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不用多說了，」陳瑞明堅決的口氣接下話，「反正只剩兩局，不拼一下不行，阿彬仔，你還記得你欠的那場球吧，現在聽我的。」

張宏彬沒有說話，也沒理會林老師的反對，球賽仍要進行，阿東依舊孤獨的站在投手板上，原來就瘦弱，風刮著那過於胖大的球衣，阿東縮在黃土與綠草的中央，他尖削的肩膀似乎已撐不住那片陰灰的黃昏，風緊緊抓著阿東的下巴，孩子的整張臉扯在風裡，綳緊在薄薄的嘴唇間。

出現了兩支未到本壘板就落地的大暴投，小胖將面罩掀在頭頂上，雙手又著腰看向張宏彬，阿東咬著牙仍站在投手板上，張宏彬什麼也不想，他讓腦袋裡一片空白，可是愈想讓腦袋空白，一個影像却愈清晰，那是一個很小很小的白點，在很高很高的地方，白點逐漸向下墜落，也逐漸變大，一定要接住它……

接住了，外野手高高舉起手套，小胖跑到投手區手搭在阿東肩上，兩人緩緩步向休息區，又守住了一局。

又是一大桶冰水，張宏彬看見阿東細小的手臂竟已有些浮腫，泡在水裡尤其明顯，而比賽仍陷於僵局中，林老師咬著原子筆，記錄冊上有好幾局是空白的，明仔正為阿東的肩膀按摩，休息室內出奇的安靜。

張宏彬站在三壘指導區向上場打擊的孩子做著暗號，此刻的心情也飛得很遠，球場變得很遙遠，像是魚眼鏡頭裡的世界，有些透明，又有些迷濛，突然一聲清脆的「鏘」，四周傳來的叫喊聲把張宏彬又拉回現實的世界，那是小胖，他正衝向一壘，又衝向二壘，球在右外野的邊緣處，台南隊的外野手拼命向球跑去，球傳向三壘，三壘手跳起來也沒接到，球就從張宏彬身旁飛過，張宏彬突然間感覺到全身每個細胞都在抖動，他的右手在空中快速畫著圓圈，嘴中也喊：

「跑，小胖，跑，跑呀！」

小胖脹紅著臉繼續跑，腿一曲身體一倒，向本壘滑去，球也追向本壘，一片灰沙籠罩住本壘附近，裁判揮舞右手。

安全上壘，這是安全上壘。

鞭砲聲提前從觀眾席響了起來，有人將百元大鈔往場裡拋，張宏彬只覺得腹部一股空虛感，四肢不由得顫抖起來，他壓抑著每一個要迸裂出來的細胞，還有半局，要守住最後半局。

張宏彬走入休息室，每一個球員都拿著手套跳躍著出去，跑向守備位置，阿東却仍坐在板凳上，一直為球員拭汗倒水的麗娟，此刻却坐在阿東身旁，正揉著那隻浮腫的手。

看見張宏彬進來，阿東馬上跳下椅子拿起手套向球場走去，張宏彬正要向阿東詢問一下手傷，却聽見麗娟大

吼。

「你們都瘋了嗎，陳家東不能投了，你們看看他的手，他已經投了兩個多鐘頭，你們會害了他。」

張宏彬低著頭沒有說話，阿東從他身旁擦過。

「瘋子，一群瘋子，陳先生，阿東是你的兒子呀。」

陳瑞明也沒有說話，張宏彬看了林老師一眼，林老師也低著頭直盯著腿上的記錄冊，空氣變得很冰很冷，張宏彬走到那桶冰水前說：

「最後半局了。」

張宏彬偷眼看了看休息室裡的其他人，林老師仍瞪著記錄冊，陳瑞明則低頭看著正在地上畫圓圈的脚步，張宏彬將整個頭浸進水桶裡。

從沒有想到球賽會如此痛苦，每一個人都靜靜的坐在休息室裡，甚至連球場上，小球員們也不再相互吆喝打氣，空氣呈靜止狀態，已近黃昏的球場突然籠罩在烏雲下，而且開始落下細細的雨絲，張宏彬希望雨勢加大，讓這場球賽就此結束，可是想到剩下的半局延到明天，他是否又要有一個夜晚在輾轉反側裡渡過，還是早點結束吧。

「鏘」的一記球棒聲打破了靜止的世界，所有的音響頓時從四面擁進來，張宏彬沒有站起來，他看著左外野手像是穿梭在快車道上的行人般，猶豫著每邁出的一步，球落在草地上只滾了不到五公尺就停下來，將視線收回來時，台南隊的打者已高舉雙手站在二壘壘包上了。

該用什麼字眼而形容面前的球賽呢？這是場殘酷的球賽，阿東在雨絲裡顯得出奇的渺小，張宏彬幾乎看見阿東嘴唇上的慘白顏色，一次四壞球，又是一次暴投，全場所有的觀眾似乎都無視於落在頭頂上的雨點，站起身吼叫著，台南隊已站上了二、三壘，張宏彬沒有任何表示，身旁的林老師與明仔也都用著木然的表情看著球場。

小胖高舉著右手為隊友打氣，阿東慢慢舉球過頂抬起左脚，怎麼回事，阿東竟連球也沒擲出便倒在投手區，雨勢正大，鑼聲正響。

## 十、爸，我喜歡棒球，真的喜歡。

擔架抬起了阿東，場地內四處都是鞭炮屑，觀眾全衝進球場圍繞著台南隊，一位台南的地方行政長官在許多人的簇擁下走進休息室，緊緊握住張宏彬的手，張宏彬只看見對方的嘴唇不停的上下翻動，耳朵裡卻什麼也沒聽進去，直到送走了來客，張宏彬才醒悟到，球賽已經結束，他的工作應是招呼小球員回旅社去休息了，外面仍下著雨，記憶中他好像沒有帶傘來，會不會帶來了呢？

正想找傘，他發現休息室內一盞黃色的燈泡不知什麼時候已點亮，昏暗的燈光下，他依稀看見球員們默默的坐在椅子上，有如那天阿東蹲在長腳的圓板凳上，阿東呢？他要不要緊？

阿東被抬出了球場，雨淋在他的身上，卻沒有人為他撐一把傘，張宏彬慌張的喊醫生，麗娟踩著泥水手提急救包奔來，救護車拉著嗚嗚的警報響在門外，張宏彬什麼也沒做，他站在阿東頭部前面，球帽不知落在那裡。明仔緊握著阿東的手，大家都緊閉著嘴，任憑雨水和叫喊聲射向身體。

抬上擔架的時候，阿東已睜開了眼，明仔仍守在一旁，阿東只說「爸，我喜歡棒球，真的喜歡」就被抬走了，可是那句話卻隨著雨留了下來，沒有人對得起阿東，為什麼就是那一刻，沒有人開口換下阿東，不該讓這個孩子再投下去的，勝利的魔力竟那麼大，使得每一個人都忘記了阿東？張宏彬想拍拍手鼓勵大家，手卻說什麼也抬不起來，室內是那樣的陰暗，一個魁武的人影閃了進來，那是明仔。

「阿東怎麼樣？」張宏彬低著頭問。

「沒事的，我等一下再去看看。」

張宏彬面對著明仔，忽然室內亮了起來，他的心情也變得十分平靜。

「明仔，你不陪阿東去醫院，是不是來要我欠你的那個冠軍？」

一隻粗糙，沾滿泥水的巴掌伸了過來，

「阿彬仔，我們都錯了，這不是我們的球賽，而是阿東他們的，如果你願意，暑假開始我可以幫你訓練球隊

，義務的。」

「為什麼？」

「因為你還欠我一個冠軍，雖然我不急著要你還，但十年、二十年，總有一天你要還我的。」  
張宏彬握住那隻手笑了起來，他想，儘管冠軍是一個夢，他不是也幾乎得到了嗎？球賽總有結束的時候，不會沒有終止的延長下去，可是棒球却永遠會存在於球場上的。